



盡言集卷第五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

右臣伏見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徐宗唐遂諸
育四人經戶部陳狀各稱有田產元係抵當市
易官錢後來連值災傷不能如期結絕所納息
罰已過官本其餘逋欠自合依元祐元年二月
二十八日朝旨特與除放今來州縣官司不惟
廢格詔令不爲施行而又章惇作男名目將朱
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脅逐人湏令供下願賣
文狀並從賤價強買入已雖有不即承伏之人

縣官畏惇之勢往往誣以他罪屢加刑責必使如意而後止異日迎等遍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雖一偏之辭未足盡信而民負抑屈無所伸告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流離顛頓恐不徒然按惇以大姦之才抱死黨之志方 陛下踐祚之始布平易近民之政惇備位大臣不能輔成上德而包蓄詭計動爲異論陽示強鯁陰助奸慝以至惇慢惟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 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執政出之藩鎮謂宜追省前過痛自

懲艾而長惡不悛陵蔑國法劫持州縣強市民產前後大臣肆行姦惡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竊謂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燄凶暴官司莫之敢忤寧屈 陛下之法不敢違惇之命使惇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 陛下詳此事理留意遠民特降指揮下戶部取朱迎等四狀選差臺官置獄推劾若惇果有上件罪狀即乞特行寬宥以戒亂政跋扈之臣其州縣及監司承望風旨殘害平民亦乞重行追奪以懲奉法不謹之吏庶存公道以召和

氣

第二

右臣近嘗彈奏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及州縣監司承望風旨不敢違忤雖朱迎等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欲乞選委臺臣置獄推究今已累日未聞施行按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大姦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構起邊隙徼幸富貴在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元豐之末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真大樞而內懷姦謀沮

毀聖政公肆悖慢殊無臣禮陛下曲示容貸未忍加誅出之近藩已屈公議繼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憑恃凶豪陵暴寡弱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不遠數千里求直於戶部覽其訴牒可為心惻臣竊謂崑山縣官輒違詔旨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以威刑湏令供下願賣文狀使惇並以賤價強買入已則是縣官畏惇也朱迎等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而逐處不敢受理則是州郡及監司畏惇也朱迎等抱負屈抑赴愬省曹本部明知兩浙監司皆有妨礙雖

揚傑係後來到任而其人孱懦齷齪苦無風力
自合申稟朝廷選官根究而姑欲應法止委楊
傑則是戶部畏惇也國家設置御史本以糾察
百僚今自中丞以下未聞有一言繩其亂法則
是御史臺畏惇也臣忝備諫職不敢緘默輒據
事狀奏疏論列而執政不能明正典刑惟務姑
息不即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士俾之窮
治而視為常事止送發運司體量則是執政畏
惇也夫州縣監司之畏惇而廢格詔條以害良
民則國家之憲章具在猶可按劾今執政大臣
及御史臺尚亦畏惇則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
願 陛下明詔輔弼共守直道有功必賞有罪
必罰無使邪正雜揉枉直混淆好惡不明是非
莫辨依違畏縮徒為自全之計則 陛下威福
之柄不至陵夷而姦雄跋扈之臣少知畏矣伏
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指揮施行

第三

右臣近聞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等經戶部論
訴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遂具奏陳乞委臺
臣置院推劾繼聞朝廷只送發運司躉量尋再

具狀論列未蒙施行竊慮朝廷不欲輕信偏辭
遽興詔獄然無告之民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
以情度之不應全然虛妄緣本路監司見朱迎
等訴牒不為受理即是各有妨礙而轉運與發
運司自來職事相干今若委之根究深慮顧惜
人情滅裂其事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令自
朝廷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人前去體量
所貴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貼黃

據朱迎等狀稱已經蘇州及轉運提

刑司陳訴並不蒙依公施行今來若
只下本州及監司體量必恐護短遂
非曲為蔽匿淹延刑禁虛煩行遣欲
乞朝廷詳酌選擇官吏置司推劾所
貴易見情狀不失其罪

第四

右臣近以章惇用賤價買百姓抵當田產致朱
迎等經戶部陳訴尋具論列乞按行劾比蒙朝
廷下江淮發運司考驗虛實竊聞本司所委體
量官止於崑山縣取索公案看詳遂具回奏以

謂買田之事雖有實狀而於條法別無違礙臣竊謂姦吏附會權勢暴奪良民必不肯於案牘之間明著逼脅之迹徃徃假託公道摺撫他故使無辜之民不勝刑禁然後命狡獪之吏取責情願出賣之狀則是外無違法之形而內有奪民之實也今若信其文具而不原其本意則遠民屈抑終無所伸瀆至辨明以破其妄檢准編敕節文侍從官徃制以上不得廣置產業與民爭利臣前章所言者止據朱迎等四戶爾訪聞發運司体量到乃有二十一戶是舉蘇州之內

官賣田產皆惇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業止約一半之直蓋官司防異日失陷之弊不盡用本價今惇利其甚賤公違條制劫持州縣侵害細民爭利之罪孰大於此臣又檢准律文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臣謂惇用其子承事即援之名投狀承買使臣初不預聞則援宜得罪將惇自為之則咎將誰執况朱迎等狀內陳其矯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者粗有裹糧故不遠數千里求直於省部其餘

貧病之徒不能自給歛手去業遂至流亡
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軹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
客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
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洪議曰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
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臣竊謂惇
嘗為執政非特郭解匹夫之比也州縣畏惇之
勢迫逐平民使之失職而惇不顧國法並以賤
價易其田宅又非郭解之不知也今若以姦吏

舞文粗能應法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
誅意不誅事之義伏望 陛下詳閱朱迎等四
狀事理特降指揮劾本縣官吏挾情不公之狀
按惇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其蘇
州及本路監司不受朱迎等辭訴亦乞並行黜
責所貴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第五

右臣伏見去年十二月內蘇州崑山縣人戶朱
迎等經戶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
產業遂具論列乞正其罪自後蒙朝廷委發運

司考驗虛實今年正月間本司体量奏到事狀
雖依違滅裂不盡本情然其大槩已見朱迎等
所訴不至誣罔如惇用其子承事即援之名投
狀承買官賣田產共二十一戶皆有按據最為
要切臣以謂章援不告其父私成交易則當得
別籍異財之罪若惇假託名目則自有降等之
法兼諸育狀內亦指定下狀之日援方在京就
試則惇之矯詐又甚明白遂以合用敕律奏聞
必謂便可議罪今已累月未蒙施行上下畏惇
一至於此按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燄凶

暴官司嚴憚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意
使惇有權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如何哉今
体量到事迹既皆有實無可疑緩而故為留滯
臣恐有與惇陰為地者更相搜摘細故會問徃
復則明堂赦恩必遂原免然則大姦何幸而平
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早
令結斷其州縣監司不受朱迎等訴狀亦乞特
行降黜所貴亂政跋扈之臣屈法阿私之吏知
有典刑易為制御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第六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累曾劾奏章惇劫持州縣不顧國法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物業遂致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懇省部後來蒙朝廷下發運司体量已有實狀而遷延半歲未蒙施行臣前月二十二日延和殿再具奏列伏蒙宣諭便令結斷又今踰月未覩指揮臣竊以惇氣燄凶悖陵暴寡弱詎以男名廣置田產公然別籍殊無忌憚罪狀顯著曾非隱伏而尚書省曲為晉滯以幸赦宥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特降睿旨早正典刑

庶幾亂法跋扈之臣不至幸免遠民屈抑有所伸雪取進止

第七

與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吳安詩同奏

右臣等伏見章惇在蘇州日強以賤價買朱迎等抵當田產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右正言劉安世累曾論列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体量皆有實狀近日竊見敕斷罰銅十斤臣等按惇嘗備執政固宜奉法循理尊君愛民而氣燄凶暴劫持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職原其不畏國法之意盖有陵蔑朝廷之心而所責太輕未厭公議

况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天下之人指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却欲竄逐深恐無名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明降指揮候惇服闋特行廢置所貴姦豪屏息永絕後患

第八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右臣等昨以劾奏章惇強用賤價奪民之產朝廷体量得實止斷贖銅十斤罰不當罪尋具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即援之名承買朱迎等田產而下狀之日惇父

尚在檢准名例律疏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誠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弃稽之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推原法意正為惇設為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至於惇慢帷幄之前殊無人臣之禮交結蔡確造播姦言貪天之功徼幸異日為臣事君而處心如此不忠莫甚焉臣等按惇之罪寔人倫之所共弃王法之所必誅投之四荒始能塞責贖金輕典衆謂失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近日刑恕

例不候服闋預降責命所貴邪正明辨奸慝知畏取進止

第九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右臣等近已累具論奏章惇罪名未正欲乞別議竄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等伏見監司郡守以下不受朱迎訴狀並行責降令丞憲法授給田產亦已衝替檢准編勅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等竊謂原心定罪故有重輕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干繫官吏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惇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十斤事理顛錯亦已太

甚况下狀之日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事狀著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惇為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臣等竊謂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伸於庶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按惇父在而別籍合徒三年既犯十惡即議請減贖一切不用未委前日所斷援引是何律令伏望陛下深賜省察出臣等此章詰問執政如律文別有衝改臣等妄言即乞明行罔上之戮若大

臣別無異說即乞坐臣等章疏以正惇罪仍依
近降聖旨不用赦原但能稍正典刑庶幾不屈
清議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

第十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臣等向者數曾論奏章惇罪名未正今已累月
未蒙施行臣等按惇於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
用其子援之名承買諸育抵當田產至五月十
六日方丁父憂即是投狀之日惇父見在推攷
事實別籍甚明據律定刑罪入十惡則議請減
贖一切不用雖經赦宥無得原者庶人之愚或

有抵冒朝廷行法未始少私惇位大臣為民所
望而絕滅義理貪利無親止令贖金是亂典憲
臣等竊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古之聖賢以為
深戒若謂惇為君子邪今則犯義矣以惇為小
人邪今又犯刑矣二者均不能逃聖人之誅則
朝廷何憚於惇而廢 祖宗之法伏望

陛下出臣等此章送刑部定奪若律文曾經衝
改引用不當即乞正臣等妄言之責如勘會惇
投狀月日係丁憂之前委是父在別籍異財即
乞依律斷罪所貴法令畫一天下信服取進止

第十一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十次論奏章惇買田不法等事雖蒙朝廷節次施行而惇之罪名今猶未正遷延周歲竟至經恩公論難安湏煩天聽臣聞議者以謂從來大臣不欲與衆庶交易故託子弟以立文契臣以為不然祖宗之制惟戒從官以上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苟非殖貨太甚則是法所不禁若身為大臣欲避好利之名而使子弟侵刻下民乃是陽為應法而陰縱貪鄙欺君犯義無大於此借如或者之

說湏無父兄方可別立名目今惇父尚在而下狀之日乃用其子上虧孝敬下失義方庶人之愚猶不至此大臣之體固若是乎議者又謂惇已不帶職及有旨候服闋日與宮觀差遣足以示懲不必深責臣亦以為不然惇之不得職名自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補故不用執政善去之例後來惇以便親為請遂得提舉洞霄官方 陛下聖政日新姦邪屏息如惇等輩自知罪惡貫盈必求退縮將來終制方且自陳而乃以宮觀授之正是中惇之意恐不足以

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及蘇州崑山縣官吏以畏惇之威奉法不謹朝廷体量得實並已斷遣輕者贖金重者衝替檢准編勅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竊謂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有司依阿廢職誠不可恕然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又無降聖旨不許原赦即是干繫官吏獲譴反重於惇矣惇以前執政之勢劫持州縣殘害平民貪利無親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斤即是惇所得之罪反輕於干繫官吏矣倒置如此

此公議謂何臣聞自責罰本踞監司後來至今訟者不已蓋惇平日恃權暴橫人不敢校既知朝廷特為伸理是以兢來赴愬為民之害如此之極何可貸也伏望聖慈以臣劾奏著之責辭或令降官或俾分務但能不失有罪足以稍正國體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取進止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

右臣伏聞累有臣僚論列盧秉昨在兩浙推行權益之法務為慘刻殘害一跬比蒙朝廷下本道根究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

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人如聞寬恩止落學士
猶以待制提舉宮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
聖朝愛養元元不歆一物失所而秉出將使旨
總按一道未聞宣布惠澤興利除害而專為身
謀不顧義理罔上以虛課匱下以苛法愁苦之
聲溢於道跽議者皆謂誅剝倍克與吳居厚略
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尚玷侍從
恐無以戒戢暴慰塞民情伏望聖慈詳此事
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答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益事殘民
害物遺毒累年迺者朝廷体量得實謂宜重貶
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竊恐無以戒
戢姦暴慰塞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竄黜伏
聞續有指揮令展二年磨勘罰不當罪士論未
平是敢罔避再三塵瀆天听按秉推賣益貨峻
刑匱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
路比屋憤怨思食其肉上賴累聖德澤深厚是
以人心卒無異志昔吳居厚之在京東倍克太
甚歛怨於民陛下踐祚之初責授散官遠郡

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秉之刻剝無異居厚而猛暴殺人實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為寬典尚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觀祖宗以來尤以失入為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微意誤寘一人入於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今秉奉使故設苛法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一人之比也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貶竄以慰民望

第三

右臣近為體量到盧秉向在兩浙專主監事設法苛虐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切緣盧秉奉將使指專為掎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冤號之聲盈於道路盖有甚於吳居厚者矣且兩浙京東皆陛下之民而秉與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貶為散官安置遠郡一則尚列侍從提舉宮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刑竄黜以慰遠民之望

第四

右臣近為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臣已三具
論列未蒙朝廷施行如秉苛虐酷烈之實遠民
怨苦冤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
尚有未盡之意更為 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
柄莫大於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主於公平傳
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蓋
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疑惑之心也
今秉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
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
章彈劾未見尽行其言朝廷何憚而不正典刑
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祿
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於居厚而尚為待
制提舉宮觀罪鈞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之惑
也伏望 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削秉侍從之
職以慰人望

論謝惛賜進士出身不當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復制科祕閣所試之人皆不
應格 陛下方務獎進人材不欲並行黜落曲
收謝惛以為天下學士之勸而惛廷試之策往
往不能奉承清問率意妄言固多踈略有司考

覆既不入等 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為輔郡
幕職聖恩優異極踰涯分臣亦上體朝廷之意
不敢別有論列而近見棕申尚書省辭免新命
狀乃云所有誥勅未敢祇授以祇為祇以受為
授虛薄寡聞一至於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
郎為嚴挺之所譏而罷今 陛下方當右文之
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祇授賢良乎臣恐播傳寢
廣實累修潔博習之舉伏望 陛下懲其淺陋
稍損誤恩追寢棕進士出身以塞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謝棕荒陋寡聞有辱賢良之舉
乞追其進士出身以慰公議今已累日未覩朝
廷施行臣聞祕閣程文已不合格而有司特為
奏請乞與假借 陛下曲令收錄為後進之勸
而廷試之策紕繆益甚考官范百祿自有章疏
歷陳其尤亡狀者凡數十條而棕申尚書省狀
又以祇為祇受為授士論喧然無不傳笑伏惟
陛下即政之初興復制舉屈萬乘之尊親策於
庭而棕之荒虛字猶未識騰播天下豈不辱國
超循一資已足示勸更竊名第寔恐太優况棕

告辭亦無賜出身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
事理早賜施行

盡言集卷第五 終

盡言集卷第六

為歲旱地震星殞乞下詔罪已許中外

極言闕政諸路賑濟警備賊盜等事

右臣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
地仁民愛物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歌
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風雨時若諸福協應百
嘉蕃昌而歲比不登和氣湮鬱饑饉流徙災害
頗衆今春及夏旱暵為雷京畿西路二麥失望
農民嗷嗷且有菜色雖 陛下惻然軫念靡神
不宗踈決繫囚降從寬典而沛然之澤終未告

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晝墮其光燭地
旬月之間巨異仍出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
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
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掩
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此皆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先出災異譴告警懼使之兢惕修省而不至失
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體雖高而聽卑明主
所應惡文而尚實與其為祈禳之小數不若圖
銷復之大方臣願 陛下夙夜祗畏側身修行
持下明詔以示罪已又許中外臣民極言政事

之闕失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
情不至壅塞其諸路災傷州縣流民所至並委
守令多方賑濟無俾捐瘠申勅緣邊帥臣及捕
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今日已前內外營
造土木之後苟非要切並乞停罷分命監司按
視畱獄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
之跖塞群枉之門誠備災之善經應變之至務
也昔齊景公小國之諸侯尔有不忍移禍之誠
出人君之言三莢惑為之退舍 陛下之明聖
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列日

聞焦勞輒効愚忠庶裨萬一惟冀聖慈少賜採納不勝幸甚

為愆亢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

右臣近以自春涉夏旱暵為瘁地震星殞巨異仍出輒奏狂瞽之論粗陳銷復之理方

陛下祇畏天戒側身修行日俟明詔採用一二今既旬浹未覩施行惓惓之心不能自已再俛天聽幸垂省覽臣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

行道之殪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元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謂是歲一年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謂作南門勞民興役災祥之應各以類至著之方冊皆可稽考臣伏見京師修城開壕工費重大兵夫之衆已至數千徒庸之計幾八百萬穿掘墳墓傷掩骼之仁違逆天時犯無戎

之戒人困於役國傷於財然則嘉氣之久不効
未必不由於此也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
帝王之都而為受敵之具則在外屏翰將安用
之必謂州郡為不足恃則平陸之一城恐非用
武之地况國家利源之入比之前日去其大半
用度漸窘止務裁節 陛下躬行法度為天下
先而乃以不貲之費弃於無用之所可不惜哉
或謂先朝已嘗興作歆終其事則乞罷雇人夫
正以廣固之兵不計歲月漸令完葺自餘土木
不急之役伏乞特降指揮悉俾停罷所貴順承

天意以致膏澤

為愆亢乞罷上元遊宴

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亢詢問四方亦多旱
曠閩陝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踴日益增甚雖
朝廷廣行賑貸而歲事失望荐飢可憂臣嘗觀
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救民之道最
為詳備其九曰蕃樂蓋歲有凶歉人君閔卹元
元為之閉藏樂器而不作也禮曰雖有凶旱水
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先王之制
具在方冊聖明之主所宜留心伏惟 陛下繼

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之瑞宜不絕書而雨雪
失時人且狼狽雖兩宮憂勞軫念無或少忘而
遠方之民未見 陛下至誠惻怛之意今上元
密迓有司舉行常例猶欲張灯臣愚欲望聖慈
明諭執政特以歲旱俾罷遊宴使四海之內莫
不戴 陛下勤卹之德庶幾天人感通風雨時
若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

臣近具劄子乞罷上元張灯竊聞尋已降付三
省而連值假故執政未遑進呈臣每接 賓客

訪中外利病皆言去歲甚愆時雪來楚之望殊
不可期民將荐飢深可憂閔今外方郡縣或有
災傷猶不放燈著為令勅 陛下子育黎庶以
天下為家一夫不獲尚軫聖慮而况閩陝淮浙
民以艱食凶荒遼遠所宜矜卹伏望特降中旨
明諭聖意罷止游宴以答天變廣謀賑貸用濟
民生使覆載之間莫不衣被兩宮之仁德天人
和同嘉氣自効惟冀留神省覽早賜指揮取進
止

為愆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

臣伏見去冬以來頗愆時雪今春踰月驕亢愈甚詢之四方率多旱暵二麥已損荐飢可憂然而南畝之間苗未至槁近日得雨猶有可救方二聖子育黎庶垂意民事謂宜責躬修政以召和氣而禱祀之禮有所未舉賑救之目有所未行臣雖甚愚竊以為過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宣王遇戕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雲漢之詩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此前代聖帝明王已行之事陛下之所宜取法也伏望聖慈祇畏天變徹樂損膳精誠祈禱明敕大臣講求闕政申命中外審決留獄諸路監司謹視所部凶荒州縣廣為賑濟之備或官廩有不充之處仍令勸誘富民納粟以助公上擇其充者寵以閑官不急工役悉俾停罷庶幾人神和悅早致膏澤事有備豫民無流散取進止

為愆亢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卹刑

臣近以時雨愆候旱勢闕遠嘗進狂瞽粗陳銷復之理又舉前代聖帝明王側身修行救災備

患之事條列以聞乞賜採擇今已累日未覩施行臣聞田家之言以謂三冬得雪而中春無雨則猶不免於歲歉今內自畿縣外逮諸路率皆早曠二麥已損螻螻下民將罹饑饉凡可以為之救助者安可緩也臣聞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顧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禮民已艱食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伏望聖慈特垂軫惻禋祀之典救荒之政先事而講不必待時責躬求言恤刑省役庶召和氣以致膏澤取進止

為愆亢乞罷春宴

臣伏見去冬迄春雨雪愆候夏苗將稿秋種未布雖陛下至誠惻怛禱祠備盡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竊惟故事春有大宴方茲久旱民憂阻飢伏望聖慈深加軫恤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庶幾天人感悅早獲嘉應取進止

為歲旱乞講荒政

臣伏見去年經冬時雪愆候今春涉夏益苦亢

早二麥將稿秋種未布民已艱食歲事可憂雖
兩宮焦勞祠禱備至應祈之澤終未沾足臣嘗
觀國朝故事 太祖建隆元年以楊泗民多飢
死郡中軍儲尚百餘萬斛即命發廩賑貸乾德
二年嘗詔諸州長史視民田旱甚者即蠲其租
不必俟報 太宗或遇旱歲必蔬食減食品三
之二得雨乃復常膳 真宗祥符八年以京東
物價稍貴令有司出常平粟減價以糶用濟貧
民九年詔江淮發運司歲番上供米五十萬以
備賑濟今來旱勢闊遠事宜前慮至於散利緩
刑弛力蕃樂索鬼神除盜賊皆聖人救荒之政
亦宜先事而講伏望聖慈上法三聖之意下考
成周之典凡可以救災恤民者次第施行取進
止

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
司根治事

右臣伏聞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旨揮欲置
啓聖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朝廷既下所司施
行而寺僧遍詣執政臺省次第陳訴以謂倬之
所請乃是竹木園圃栽植有年數踰萬本其中

房舍僅三十間而敢欺罔天聰指為白地誕謾
暴橫一至於此臣伏觀 陛下即政以來崇尚
公道凡百內降一切禁止四海之內拭目改觀
倬以小臣給事官掖乃敢挾私罔上千紊綱紀
此而不懲將亂政事伏望 陛下深賜詳察斷
以至公付之有司明正倬罪庶能杜漸不累聖
德

第二

右臣近以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旨揮款置
啓聖下院常住白地以為墳塋而衆僧列狀陳
訴以謂倬之所請皆非白地事屬欺罔不可滋
長遂具論奏乞行按劾比聞已有朝旨前降旨
揮更不施行而倬挾私罔上之罪未覩推治竊
緣賞罰之柄實繫國體欲使信於天下要在行
以至公議有未安固難緘默再瀆宸聽必冀開
納臣竊謂倬陳請之日若使 陛下知其竹林
園木萬數浩瀚生者有居室死者有墳墓必不
至徇其私謁輕降玉音良由倬志在苟得熒惑
天聽致朝廷命下之日違拂人情存者不得寧
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玷累盛德咎皆自倬書

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誣誤情在可矜
雖曰大過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典刑
事雖細微必真於法此乃三代堯舜以來不易
之道也今倬妄干中旨飾詐欺君罪實故為情
無足恕萬一聖度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
於此者然則何以詰之伏望 陛下心存去惡
事戒履霜無牽近習之私不惑衆多之口罷倬
近職付之有司劾其誕謾重行降黜庶使綱紀
修舉姦邪知畏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李倬挾私罔上僥求中旨乞付
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准元祐
編赦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
得旨係元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
覆奏取旨臣竊謂倬之所請出於一時處分固
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件聖旨自合依條覆奏
或再得旨揮許令施行亦合子細契勘有無違
礙今倬志在苟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不勘
當使國家命令之下違拂人情生者不得寧其
居葬者不得安其地原倬之犯雖無足赦亦大

臣奉法不謹之過也臣聞祖宗以來亦有內
降之事苟人情有所未便公議有所未安當時
輔弼往往執而不下著之信史皆可稽考臣竊
謂人主之德多尚仁恩或有請求難於面折但
以其奏付之外廷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謁
雖多而無患蓋不違其請足以示聖主之仁斷
之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恩歸於上而
法行於下矣臣愚欲望陛下威克厥愛治遠
自近先正倬罪以示無私然後明敕三省樞密
院今後內降指揮並令勘當若於法無違於民
無害乃須覆奏方得施行所貴紀綱完密杜絕
僥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

與梁燾
連街

右臣等昨以何正臣除知洪州臣等論正臣在
先朝為惡與舒亶相等而獨以幸免公議深不
以為然如未能投之四裔乞且與宮觀差遣朝
廷遂罷知洪州則是朝廷以臣等之言為當矣
今來未久復與饒州夫饒與洪輕重相去之不
侔固不待臣等言而可知然臣等須至再論者
出於義不可已也蓋韓存寶之獄臣等雖不得

其詳但見朝之士大夫歸罪於正臣者衆矣使
正臣素有仁厚平直之稱而能招此議乎夫正
臣挾朝廷之威操法令以及人屢興大獄陷害
善良責情定罪雖無存寶之事而正臣固可謂
凶人矣况存寶之死議者皆尤正臣朝廷未及
加罪而正臣自度不為公議所容故乞宮觀臣
等竊見往古廢逐姦臣不必明指一事而去之
也但天下指以為姦者縱未嘗見之行事尚當
廢之况正臣慘酷著於治獄往時見中傷者士
人因朝廷許自訴而昭雪者非一也今乃付正
臣以善郡 陛下何以慰士大夫之心乎正臣
見在金陵居住今得饒州一切便安使正臣自
擇所處亦不過如此夫凶人天下所嫉朝廷待
之如此使為善者將何以勸乎伏望 陛下深
察臣等之言為他日無窮之慮依舊與正臣宮
觀差遣如以向來宮觀出於正臣自請不緣遷
謫即以臣等今日之言特賜施行

貼黃

臣等據士大夫所傳何正臣先朝為
御史時聞欲治韓存寶之罪即先入

文字乞特行威斷及存寶之死天下皆知正臣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論陳師道不合擅去官守游宴事

臣昨見朝廷用近侍之薦起陳師道於布衣而任以徐州教授其為恩禮固已厚矣臣聞蘇軾出守錢塘經繇南都師道以誠告徐守孫覽願往見軾而覽不之許乃託疾在告私出州界與軾游從凡累數日而又同赴番守李承之燕會不憚衆目及其東下送之經宿而後歸監司不敢繩州郡不敢詰猖狂怠傲旁若無人措紳喧傳頗駭物聽臣竊謂士於知己不無私恩既效一官則有法令師道與軾交結固不足論至於擅去官次陵蔑郡將則是以私欲而勝公義厚權勢而忽詔條徇情亂法莫此為甚循名觀行恐無以副朝廷尊賢下士之意伏望聖慈特降旨揮令本路不干礙官司依公体量如果有實乞正其罪以為後來之戒取進止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事

臣伏見朝廷以鍾世美為信州教授考之公議不以為允按世美前坐與蔡碩劉仲昕買貨官

錢追官勒停後來朝廷以度牒係出賣之物與
仲昕等本非同謀遂自謫籍特與牽復使於清
世不為弃人其為優幸固已極矣臣聞世美雖
號能文而不孝之名著於中外今教授之任士
人矜式推擇之際行誼為先豈容此輩塵污清
選伏望聖慈追寢新命以勵風俗取進止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獎用事

臣伏見故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清德懿
行有聞於時英宗棟拔置之東宮神考登極
遂列侍從擢用未幾奄至淪謝搢紳之士莫不

惜之而又三子繼亡門緒衰替臣竊惟

先帝攀附之臣如孫固邵亢韓維陳薦孫求等
諸人子孫前後例曾推恩仍有已任館閣省寺
者獨恢未及有足矜閔伏望聖慈念恢遭遇先
朝不幸早卒訪求其後量加獎進庶有以稱
陛下追遠恤舊之意豈勝幸甚取進止

奏乞罷修城壕

右臣伏見近降指揮於京東河北差崇勝奉化
兵士各五百人及招填廣固四指揮各令及八
百之額立限五年修築京城又許支朝廷應干

封椿錢和雇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年開掘城壕
臣雖至愚慮不及遠詳觀事理甚有未安輒進
瞽言以瀆天聽惟 陛下晉神省覽臣伏覩

陛下聽政之始沛發德音修城兵夫悉令散遣
道踞歌頌謹仰聖澤四年于此未嘗有枹鼓之
警今元元之民方就休息四夷順軌外無戎事
而遽興大役衆謂無名又於京東河北再發廩
兵人心驚疑不可不慮况修城與開壕之工幾
八百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 二聖崇尚寬
厚前日利源之入去其太半封椿錢物尤宜謹

惜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
兼臣訪聞日近朝市之間往往竊議以謂朝廷
將復治茶磨以收其利雖廟堂之論不能知其
有無而庶人之言何因而起臣恐傳之四方皆
謂 陛下前此所罷之事漸欲復講搖動人心
所害不細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罷修城之役
非惟為國家惜費便民亦可以杜塞姦人忘意
陛下為善不終之議惟冀獨出睿斷早賜指揮

第二

右臣昨累具狀論奏修城利害至今未蒙施行

日近訪聞開壕人夫具數增倍所散工值頗有
掊歛雖號為加給得力之人多是上下干繫作
頭壕塞之類陰有侵刻既聚大眾而不以公平
處之積怨日深或致生事兼壕身大濶所出之
土占壓民田壅塞道路踞隣近墳墓多被穿掘愁
歎之聲達於衆聽臣職在耳目不敢不言竊謂
國家建置治官本欲循名責實今修城開壕之
工共七百餘萬日役兵夫無慮數千付之一二
庸人而不領於將作名實紊亂孰甚於此如聞
板築方畢旋致摧毀蓋上下官吏肆為延慢無
所統屬以糾其繆此不可以不更張也伏望聖
慈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惟用廣固兵士
三千二百人不計歲月修築城壁以終其事所
有開壕役夫並乞放罷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
加濬治不必及如元料仍專委將作監土轄所
貴事有統領不至乖矣

第三

右臣近累具狀乞罷雇夫開壕止以兵工隨其
地形量加濬治不必及如元料仍令將作監專
切總領至今未奉旨揮臣竊謂事之利害已具

前奏不復委曲再煩聽覽然臣有所甚疑者特以帝王之都而高城深池過於邊郡雉堞樓櫓之迹隱然相望若於京師而為受敵之具其如天下何議者不能為國家畫久安之策而區區增峻城隍欲恃之以為固亦已過矣方朝廷講求國用正務裁損而舉百萬之貲棄於無用之地實為可惜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施行

論蔡確不合陳乞穎昌府

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穎昌府以便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搢紳之議卒皆不平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賄賍污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頃至貶所亦止踰年確遽上言乞令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

求者蓋見近日政事多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
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遽可其
奏確知執政莫不畏已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
綱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
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
心勢猶未已徃徃再乞放逐碩便或自求京師
宮觀差遣以就醫為名然則陛下又將許之
乎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
使漸得親近廣為跽岐異日盜權亂政無不由
此而始况輔弼大臣既以罪黜雖領師節未復
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謫籍豈有不因詔除輒求
自便此風寢長則陛下賞慶刑威之柄遂為
虛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不可不慎也伏望聖
慈明敕三省報罷確奏以正國體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飢民

右臣伏聞京西關陝去歲時穀不登農民艱食
兩路郡邑已行賑貸而鳳翔永興實為接境旱
災分數大槩略同物價翔踴民多菜色臣聞秦
鳳路諸郡各收五分惟是岐下實所不及然而
轉運司牽於隣州之例放稅止於五分拘礙常

法不該賑濟今方仲春民已窮困若候夏麥必致餓殍比聞崔謀鎮白晝驚劫愚民急迫豈有常心與其委於溝壑不若亡命為盜以幸萬一之免竊恐因此飢饉寇賊充斥使關中之民不得安堵非細故也臣愚欲乞朝廷專委秦鳳路提刑司疾速体量若鳳翔境內委實荒歉則一面令本司依永興軍踏災傷州縣特行賑貸更不奏候朝旨如此則非惟千里之人得免轉死之患至於寇盜亦當衰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旨揮

盡言集卷第六終

盡言集卷第七

論謝景溫權刑部尚書不當

右臣竊聞除謝景溫權刑部尚書臣近覩吏部關到本月十八日勅節文六曹尚書並置權官俸賜依侍郎守法新制既下衆謂未安臣竊惟用人之法固有資級是以兩省卿監之中擇其次者以為侍郎侍郎又次而為尚書尚書又次而選執政歷試於職足以見賢議者比患兩省卿監難得資高之人故向者立權侍郎之制約用昔日三司副使資序任之二年取旨正授所

以重近臣之選艱其進用之跡也尚書之官則異於此位既崇重即亞執政若才德兼茂資望並隆處之八座乃為宜稱况隨其階職之高下已有行守試之定規苟未得其人則官不必備兼自來諸部之無長官者止命侍郎主行未聞妨闕又先朝建官以來除吏戶之外他曹尚書多不並置今朝廷創為新意特設權官搢紳之間極有異論皆謂必將援引資淺望輕不協輿議之人假此籍口欲以弭謗臣方欲具士大夫之言上達聖聽乞罷新法以杜僥倖而邊聞景溫除目則衆人必料果為不繆按景溫在先帝時為湖南安撫使附會章惇乞於徽城等州建置城塞以阻四邊隙十年之內所費不貲湖南湖北及廣西並邊之地常被殺掠無有寧歲蠹國殘民莫此為甚近日朝廷知其無益有害已令廢罷渠陽等軍而景溫係首事之人未聞議罪今反召用何以示懲况景溫昨治開封殊無善狀方二聖臨御之日輒以穢惡公事上黷天聰止令罰金已免斥逐又自高陽関將帶女巫置之都下景溫僥覲大任日使子弟就其

五言集卷二

家考問以至崇此妖人目為聖母輦轂之下惑亂衆聽及以婢妾之子用為左右之吏輒恃勢以醉毆人景溫殊無畏憚而不問遂致言者彈劾出之近藩然是時景溫親黨方據權要故知蔡州未幾即徙潁昌既又擢守成都而偃蹇不行無人臣恭順之禮 陛下過示包容不加黜責猶從其請改守揚州故其後王安禮被命守蜀不能無辭攀援景溫以為比例意謂朝廷既已聽景溫之免則必難加罪於已然猶以人言之故遂有宮觀之命安禮之前執政辭則尚得宮觀景溫以兩制辭則不失名藩物論喧然為之不平在揚未久又不因省部闕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 陛下詳此數節則景溫詔除之下能允公議乎伏望聖慈特垂省察速降旨揮收還景溫之命且與外任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領之法以塞濫進之門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除謝景溫權刑部尚書不當今踰半月未蒙施行按景溫天姿姦佞素多朋附熙寧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為知雜御史是時

蘇軾方忤安石景溫迎合其意輒具彈奏謂軾
丁憂歸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路監司体量
事皆無實章惇以開拓疆土不次進用景溫為
湖南安撫使又欲附會遂乞於徽城等州建置
城塞一開邊隙今已十年有不貲之費而無秋
毫之利徒使湖南湖北及廣西接境州縣常被
蠻寇未嘗休息止為進身之計不顧國家之患
附上罔下孰甚於此 神宗皇帝初行官制首
用景溫為禮部侍郎時王安禮任尚書右丞乃
景溫之妹婚諂吏尹安禮陰刺上意一日奏疏指

陳邊務其言皆 先帝近日與大臣謀議幾微
之論景溫借為已說徼幸稱旨緣所論之事非
他人所能預聞上既疑安禮漏省中之語又怨
景溫交結執政遂以本官出知潭州緣景溫與
韓維韓縝正是姻家元祐之初縝為宰相首自
高陽召歸亟加職名尹正京邑及嬖人子弟縱
酒犯法景溫釋而不問為臺察所糾朝廷送大
理寺取勘方正其罪又於瀛州以女巫自隨置
之都下日令子弟考問禍福小人乘勢惑亂愚
民又為言者所發而韓維方為執政遂薄其責

止罷開封出知蔡州魯未席煖復徙潁昌既辭
成都之行仍竊揚州之鎮中外之論固已不平
况顧臨見任刑部侍郎即是本曹元不闕官兼
先帝建官之初刑工二部尚書皆不並置今來
忽降新法創添權官搢紳之間往往竊議以謂
大臣將欲援引私黨故先更張此制而景溫之
名預為衆人所料蓋以執政之內有親有舊私
分深厚常欲提引是以權官之詔墨未乾而景
溫之除書已下使朝廷威福之柄可以為人窺
測甚可懼也近者高士英除權工部員外郎

陛下猶以為因人撓法別授差遣今執政欲引
親舊而先改國制五日之內首擢景溫上不能
奉承陛下之美意下無以慰塞多士之公言
僥倖既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實為聖朝惜之
伏望陛下詳覽臣奏速降旨揮收還景溫新
命依舊與在外差遣仍詔三省罷尚書權官之
法庶存綱紀以抑僥倖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謝景溫差除不當及乞罷六曹
權尚書之制近日雖聞收還景溫之命而權官

之法未蒙旨揮不避煩瀆再具論列臣伏尋典
故都省令僕之次即列八座位貌崇重實垂執
政苟無其人則闕之不常置也 先帝命官之
初惟吏部之外它曹官長多不並建但以侍郎
主行未聞闕事考之前代亦不見有權尚書之
品而遽茲創立義實未安臣竊謂侍郎之資望
最深者真拜尚書自允公議今若加以權字即
是未應正除以不可假人之名授非所當得之
士歆望中外厭服堂陛尊嚴何可得也倖門一
開進者日濫臣雖愚暗竊為聖朝惜之况國家
經費不充正務裁省而反無名設官增益厚祿
則是朝廷政事自相違戾伏望聖慈詳此事理
明勅三省罷尚書權官之法貴無虛授以重國
體

第四

右臣近嘗論列謝景温除權刑部尚書不當比
聞已得聖旨別與差遣今踰旬浹未覩明降旨
揮搢紳之間皆謂景温差除全出宰臣范純仁
之意竊慮九重高遠無由知外議之詳輒具開
陳上裨聽覽臣聞謝景温與范純仁韓維素來
相結號為死黨而景温姦邪附會罪狀極多臣

於前疏已略言之矣昨在開封又以私慝為言者所劾出知蔡州二年之間三易差任而貪進之心殊未厭足屢遣親密敦迫純仁直露私求欲得八座純仁勇於効力愛有所忘不恤人言先改國制近者忽降詔旨六曹尚書並置權官士大夫素知純仁與韓謝二族私分深厚見其無名變法逆料必引景温五日之間除書果下挾情亂政一至於此且陛下用文彥博為平章軍國重事所總政目明有定格差除尚書已上自合同議昨者創立權官及除景温彥博初不預謀不知三省安敢輒廢定格議者皆謂呂大防等明知不協士論而重違純仁之意是以雷同詭隨不能拒止純仁既已逼脅同列又欲陵蔑彥博但令吏人以除目就第呈知未嘗稟其可否意恐彥博沮難故不與同共商議止於次日便具進呈彥博以外議沸騰遽出造朝遂得追寢純仁尚忿形於色屢發躁辭且云待教辭免即行寢罷彥博又折之曰此朝廷之事執政豈可通私意教他辭免此語即時傳播聞者無不駭愕純仁雖屈於正論而終欲遂非無故

遷延不追前命蓋欲景温赴闕更為營求差遣以朝廷之公器為死黨之私恩有以見純仁事上不忠操心不正力進姦慝妄改憲章若不辨之以早異日必敗國事况純仁憑籍門閥素無他才矯情節詎善取名譽久在閑局時以為賢一入樞庭固已改節 陛下即政之初罷青苗免役之法及司馬光久在病告純仁遽以國用不足為言復使州縣俵散青苗天下之人莫不疑惑光既視事爭於上前極言論列方得寢罷此事甚近 陛下當悉記憶光未薨半月之前

嘗與臣言純仁自為執政言行反覆陰懷顧望止為全身之謀以名取人其弊至於如此蓋先見其姦狀漸露心實悔之業已薦延未能遽罷使光存至今日必不容純仁久處廊廟臣竊惟陛下富於春秋 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闈政事之柄仰成大臣猶是修明紀綱謹守法度之日而純仁弃其素守背公向私非惟辜 二聖委注之心亦以失天下具瞻之望伏乞 陛下詳覽臣言博採公議若未欲遽行罷免即望常加防察無使專恣浸壞朝政天下幸甚

貼黃

臣本欲上殿奏陳適會左右省並無
諫官拘礙文法不得獨對臣既當耳
目之任日聞外議喧騰不敢不具奏
知伏望聖慈詳察

第五

右臣伏自去冬謝景溫除權刑部尚書臣尋具
疏姦邪罪惡乞行寢罷伏蒙 陛下特徇公議
外移鄆州近日閣門繳回告命而尚書省却令
進奏院遞付本官中外喧傳無不駭異臣尋考

故事應朝廷除授即無不經拜命而付告身者
惟是綸言已下其人亡歿乃以命書就賜其家
雖景溫曾除秋官因致人言未嘗祇受閣門繳
納自合毀抹昨者再行移鄆之制遽用刑部新
銜搢紳之間固有疑論今乃以不當給之告妄
授景溫雖欲陰借稱呼暗累資序而顛倒錯亂
殊失舊章伏望聖慈特令追取依例毀抹所貴
君命不私國體無損

第六

右臣近嘗論奏謝景溫刑部尚書告身不合給

付比聞景温自以無名不敢輒受謂宜因其辭
免遂令追還伏見已有朝旨令依前降旨揮理
實未安須至論列臣伏覩朝廷自来常格應在
京新除職事官並須受告方得繫銜昨除景温
刑部尚書未曾拜命而移鄆之制遽列新職有
識之士固已駭異今又遂非再令給告變亂典
故殊無義理况近日王汾除諫議大夫尋用人
言而罷未聞以命書賜之何獨景温遂廢故事
與之者不足為恩受之者不足為榮朝廷政事
豈宜如此臣區區之所惜者國家之體不可妄
變非為景温而發也惟 陛下謹守成憲防微
杜漸追還景温告命依例毀抹所貴名實稍正
綱紀不紊

第七

已上係與左諫議大夫梁燾同言

謝景温除命錄黃

正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謝景温差知鄆
州其新除權刑部尚書告令閣門繳納尚書省
奉勅機衡之任內則八座為重方嶽之寄外則
十連稱貴慎選攸屬周材是應將明所資出處
奚異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新除權刑部尚

書自新除已下七字係白上柱國會稽郡開國
貼子添注在傍用印侯食品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謝景溫

李常除命錄黃

五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常依所乞差知鄧州其新除兵部尚書告令繳納尚書省奉勅持蠹侍從之臣入備論思出殿方面雖中外勢異所以奉承寵眷簡在朕心其揆一也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李常臣等伏見故事應在京新除職事官並須受告方得繫銜昨者謝景溫除權刑部尚書未曾拜命因致

人言移鄆州元降聖旨新除刑部尚書告令繳納尚書省臣等竊謂移鄆之制只合用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知揚州就除差遣訪聞尚書省再取事頭以白貼子添注新除權刑部尚書七字用印付吏部書告即不委本省因何於錄黃之上輒敢增加後來閣門繳納告命即合依例毀抹而欺罔天聰以謂作差知鄆州告內係自新權刑部尚書除授遂畫聖旨納付本官日近李常罷中丞除兵部尚書未受命間改知鄧州與景溫事體正同而常告內正用龍頭閣直

學士中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舊階未嘗加新
除兵部尚書之名一等差除而行遣頓異任情
亂法無甚於此伏望聖慈下尚書省勘會承准
何處指揮增注貼勅黃如委實違法即乞明正
其罪以為後來之戒取進止

第八

右臣等近嘗論列謝景溫昨除權刑部尚書未
曾受命不合給告至今未蒙施行臣等竊謂茲
事上繫朝廷典法不可輕變舊章伏望聖慈特
降旨揮早令改正以存國體

第九

臣等近以謝景溫未曾受命不合給告乞行追
改未奉旨揮臣等所以累具論奏煩瀆天聽者
固非自執偏見上要朝廷特以事繫法度不敢
中輟况李常景溫均為近侍差除遷徙恩數略
同惟是告身付授獨異考之典故實所未有議
者謂刑部尚書之命猶已收還今日空名假之
何益是天子之制反以執政之喜怒而私其予
奪也方 二聖臨御仰成大臣之際若廟堂之
上不顧國体沮遏公議變易舊章不防其微將

亂政事惟 陛下早施睿斷特振主威追取命書毋尚姑息使遂非之論不能勝至公之理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

右臣伏自去年胡宗愈竊據丞轄不協人望臣忝言咎累具彈劾而聖德寬大務全體貌遷延經歲未賜指揮臣以公議不平難於中輟廼者上章極言論奏并申三省乞請留中之疏付外廷明辨曲直雖發於中憤不敢愛身而退循率易方俟誅譴今既半月威命不至繼聞宗愈已

罷政事乃知 陛下不特赦臣之罪又能聽臣之言恩出望外感極以泣 陛下仁厚容諫如此而臣內懷區區未盡之意若不披瀝肝膽上達天聰則於職事猶為有愧是以願終言之臣伏見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持性柔邪秉心不一昔蔡確用事之日陰相交結故常自太常少卿擢為禮部侍郎旋遷天官遂拜戶部尚書陶自瀛州得替用為太常博士尋擢考功郎中皆由閑冗之中寘諸要劇之任才能政事無足稱者為確主張人不敢論以至今日並居丞

雜而又相與連親不使回避阿諛朋黨殊無公道臣不敢廣引細瑣上煩聽覽止以近事之尤顯著者試為 陛下陳之臣聞蔡碩盜用官錢事發下獄罪當大辟 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赦而不誅又免寘刑刺配止送韶州編管僅能周歲確乞內徙朝廷曲法申恩移置黃州魯不旋踵確又陳乞穎昌緣國朝故事應左降官雖曾任宰臣而未復職名猶是謫籍既係有罪之人固無自便之理確之冒昧陳請御史即合糾彈而常陶身任臺綱陰借姦慝目覩亂法終無

一言其事一也按謝 景温係王安禮之妻兄昨除刑部尚書衆議以為不可而常素與安石兄弟親善陶及安禮昔嘗同官於大名交契甚厚是以見景温之誤恩並不論列其事二也章惇在蘇州公違條法強市田產使無辜之民被刑失業故朱迎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御史臺明知上件事實亦不繩治假借姦豪徼幸異日其事三也王安石輔政累年曾無善狀害民蠹國未見其比向者病卒人皆相賀王汾雖無言責而能上書陳述義理乞賜惡謚以為後

人之戒措紳之論莫不多汾有憤世疾邪之意而常等惡傷王氏疾之若讎及汾除諫議大夫遂率全臺肆為醜詆然汾從來別無過惡止言其口吃滑稽之類一二小事乃令報罷中外之論至今不以為直臣近日方聞常等所以擊汾之由主於請安石之謚操心如此豈復至公其事四也 陛下即政之初知免役出錢為民之患故復用 祖宗差役之制常在戶部不能講究補完而協助邪說請復舊募及為中丞猶聞奏乞施行懷姦徇私大害聖政其事五也

先帝已知經術取士久而有弊蓋欲復用詞律故昨者有司請於經義之外加以詩賦朝廷採納已為定制而安石之黨必欲沮撓常乃屢乞改用經義其徒翕然譽之賴 陛下聖明主執不輕變易而常等言之不已背公死黨其事六也保甲之害衆所共知 陛下變法以來農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倡言乞重編排朝廷若行其說天下豈不大駭率情妄作其事七也臣起於小官誤蒙擢用非不知雷同鉗默足以取容然而暮年之中歷犯權貴旁人為之憂恐而臣處

之自如者實以 陛下推至誠樂善之心有捨
已從人之德是以不量力薄思効涓埃而况二
聖臨御以來逮今五載遵守 祖宗之法曾無
毫髮之累諫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
消長之機實繫天下國家治亂之本故臣自拜
命以迄于今獻納之間尤以人物為務蓋朝廷
之有君子如人体之有元氣元氣盛實則膚革
充盈血脉榮暢寒暑疫癘不能投間以干陰陽
之和則為安強之人矣至於慎守不固氣血將
敗內無以養根本外不能慎起居一旦遘疾雖

和扁再生莫知所救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使君
子衆多小人勿用然後綱紀振舉政教修明姦
邪陰賊不能同隙以亂聖人之治則成天下太
平之功矣其或聽納之間不辨枉直任用之際
不察忠邪黑白混淆是非雜揉日復一日浸生
亂階雖堯舜復起亦不能治臣竊聞近者執政
奏事之次親奉德音思與大臣共為廟社長久
之計每患異日小人在側眩惑人主敗亂國政
憂深慮遠固非愚臣所能跋及然臣夙夜寒心
而不敢以為無事者正以風憲之地乃有常等

皆王安石蔡確之黨人陰持兩端浸害正論使漸引其類並據要津則陛下累年憂勤所立之政事必將復壞於群小之手可不痛哉臣恐陛下之所憂不在異時而其兆已見於今日也况二人挾邪不忠之迹固已著明久而不去必有後悔惟陛下以臣所陳七事特賜詳覽若非誣罔皆有實狀即乞慎擇忠厚端正之人以代常等不勝幸甚

論趙尚無名進職等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知延州趙尚為樞密直學士博考僉言極有異論輒據公議上煩天聽臣歷觀祖宗以來待遇帥臣之体或以其久在方面夷虜畏服或以其征伐扞禦績用彰著再委蕃宣之任方行進職之典尚治郵延未滿三歲考其行治無以過人伏讀告詞又非再任方朝廷進拜執政而尚獨無名同日遷陟中外傳播皆謂失体兼臣風聞尚嘗遣使與西夏約和反為羗人執而戮之審如傳者之言則挫國家之威靈沮塞垣之士氣守邊無狀孰甚於此賞不當賢則無以勸善罰不當罪則無以懲惡而

况無功受賞有罪不罰欲持此道以治天下臣竊惑焉伏望聖慈特加考驗若尚果有上件事跡不惟收還新命亦乞明正典刑庶使貪功邀利之徒有所戒懼

論范育除樞密都承旨不當

右臣竊聞朝廷除范育為樞密都承旨按育昨知河中嘗有缺行嬖人預事干撓刑政子弟失教閨門不肅醜聲顯著流聞道路君臣之間不可言者使育實負過人之才義難終廢猶當抑之散地更加歲月磨滌瑕垢漸次任用或為清議所容今育之學術智能無以異衆而前日之惡播在僉言比方外除已玷鄉列曾未席煖擢實宥密臣恐修潔之士耻與比肩流蕩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稱 陛下旌別淑慝長育人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育新命以允公議

盡言集卷第八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

右臣伏聞朝廷以王子韶為太常少卿採之僉言咸謂未允輒據公議上達天聰按子韶姿性儉佞行已無耻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諺目子韶為衙內鑽蓋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交結權要子弟巧於自媒如刀錐之鈿銳也及呂公著為御史中丞遂薦子韶以備臺官陰持兩端見利忘義是時王安石用事方行青苗之法子韶每進對之際則迎合上意未嘗有一

語敢指政事之失及對公著則復肆誕謾以謂
屢嘗奏疏言新法之非便蓋欲上下欺罔兩獲
其利 先皇帝聖鑒明哲洞照姦心子韶詐窮
情得遂被黜責其後復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為言者疏其前後過犯及不葬父母之事因而
報罷元祐初擢領劇曹又為御史論其亡狀尋
令外補今少常之任素號清選前日之居此官
者或遂遷侍郎或就拜給諫大用之漸多假此
途豈容匪人輒爾冒處伏望 陛下慎重名器
斥遠佞邪收還子韶誤恩別擇賢者庶無虛授

輿議厭服

第二

右臣嘗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當今已累
日未奉旨揮臣聞子韶熙寧中嘗按錢塘祖無
擇事承望王安石風指巧為排陷縉紳之間至
今不以為直及任御史苟務容悅上諛人主下
欺官長 先皇帝察其頗僻黜為上元知縣清
議不齒于茲有年中間雖移湖南運判及遷吏
部即中尚為言者所劾皆即報罷今少常之任
資望愈重一歷此地遂陞要津豈容匪人可冒

優選議者謂子韶頗有文學不忝新命此亦姑
息之論非公言也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待天下
之才如子韶者反覆姦邪見於已試人物汙下
衆所鄙薄既不能納忠於先朝豈復能盡節於
陛下雖區區之記問或有可稱而大義已虧餘
何足道今若不究本末妄寘清途臣恐倖門遂
開小人道長甚非朝廷之福惟 陛下重惜名
器為官擇人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旨揮收還
子韶之命別授賢者以慰輿議

第三

右臣近已兩具狀論奏王太子韶除太常少卿不
當至今未奉旨揮按子韶人品冗末性復儉邪
熙寧中為御史之日見利忘義反覆迎合其後
呂公著陳襄質於上前矯詐悉露 先帝疾其
誕謾乃詔之曰外要黨正之名內懷朋姦之實
遂奪言職遠貶江左止此一節已見弃於清議
而况交結權勢子弟不耻自媒挾持私怨 祖
無擇之大獄諂事呂嘉問復得提舉折納差遣
操行卑汙實鮮倫比昨除湖南運判及遷吏部
郎中當時御史猶以為非處子韶之宜劾奏而

罷豈茲少常之任反可輕授除目傳播甚駭物
聽臺諫論列方俟進止子韶略無忌憚遽已視
事其處心積慮不過以謂朝廷若用言者之論
則已嘗就職縱使罷去恩例尚優機巧徼幸一
至於此方 陛下勵精求治辨別邪正之際尤
不可使此輩輒汙清途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收
還子韶之命以為姦人之戒不勝幸甚

第四

右臣近以三具狀論奏王子韶除太常少卿不
當至今未覩施行近者風聞三省奏事之際嘗
蒙宣諭以辨別君子小人為戒輔弼大臣既被
聖訓謂宜夙夜交儆慎簡庶僚而謬引姦慝塵
汙清選考之衆論皆謂執政之間與子韶之舊
者憐其獨未顯達是以力為主張臣竊謂大臣
不遺故舊之心則善矣至於屈天下之公議而
伸一己之私恩則非所以為朝廷之計也昨者
王汾除諫議大夫御史止言其恢諧口吃之類
一二小事猶且報罷豈若子韶姦邪反覆見於
已試柔屈不耻老而益甚遽躋華貫實辱簪紳
况汾以小過而弃捐子韶負大罪而拔擢用捨

之道顯非至公伏望聖慈檢會臣三奏事理追
還子韶誤恩別改閑慢差遣庶無虛授以報群
下

第五

右臣近四具狀論列王子韶差除不當比聞已
有旨揮別與差遣今早伏覩除目授衛尉卿反
復思之不得其說須至辨析上煩天聽臣累奏
子韶罪狀皆天下之所共知未嘗有一語輒涉
疑似朝廷使之追改則是不以臣言為妄前日
太常之命既非所宜今七寺正卿又在太常少

卿之上豈可因人彈劾更得超遷予奪重輕悉
皆倒置是非好惡衆且何觀開群小僥倖之門
啓大奸窺伺之隙政事如此臣竊憂之伏望
陛下總覽權綱慎重名器懲子韶之朋附亟令
外補或謂即今苦無顯過則乞依舊以衛尉少
卿處之惟斷自宸衷無惑衆口庶幾公道不淪廢

第六

右臣近嘗再論王子韶本因人言遂罷少卿之
任却除衛尉正卿理有未允乞行追寢以厭公
議今既累日不蒙旨揮臣聞王子韶者以謂官

制後來太常少卿最為清選今若不容子韶冒
處而七寺卿列乃是擯官捨彼予此別無僥倖
臣請有以折之勘會太常少卿之美遷者或為
侍郎或為給諫前日之李常趙瞻梁燾鮮于侁
趙君錫是也七寺卿則不然崔台符楊汲自大
理孔宗翰由鴻臚韓宗道自太府不作給諫便
拜侍郎安得謂之擯官而少貶於太常也况太
常少卿係從五品諸寺正卿乃從四品子韶自
到衛尉方及一年才擢少卿又正卿列平日不
掛貶議之人尚有驟遷之避以子韶之罪惡顯
著而力排公議必欲超擢朝廷政事豈宜如此
臣自忝諫列進言多矣然未嘗以決不可行之
事要君近名惟是公道陵夷小人浸盛是以不
避煩瀆天聰頃至再三論辨况 陛下厲精求
治長育人才去一老姦無損於國惟祈睿斷早
賜施行

第七

自此後論
路昌衡

右臣伏見朝廷以路昌衡為直祕閣權知廣州
竊惟南海之地控制蠻獠風俗輕悍易動難安
祖宗以來擇帥尤重必有綏懷之德濟以肅服

之威使之統臨乃能鎮靜臣按昌衡人品鄙下
資性殘刻昔為安陽知縣以陰事將發而尋醫
昨任陝西監司以舊怨劾吏而無實治余行之
獄則著酷烈之名居親母之喪則有非僻之行
清議不齒為日已久方陛下嗣膺大寶驅逐
群邪昌衡與寒周輔董均號酷吏在所廢斥而
素為蔡確鷹犬極力主張屢竊要官衆謂幸免
今嶺表之寄事任非輕豈茲小人可稱簡拔臣
聞見昌衡罪惡事狀甚多姑欲追止誤恩未敢
悉塵天聽伏望陛下深詔輔弼別議掄材非
惟交廣之人免被霄政又俾曲濫之吏少沮凶
威仰冀睿明特賜採納不勝幸甚

第八

右臣近嘗論列路昌衡除知廣州不當初聞尚
書省勾收告命縉紳莫不欣悅今日乃知却有
旨揮令進奏院依例發下三數日內予奪反覆
中外疑惑實損國體臣按昌衡天資削刻狡獪
誕謾昔熙寧中知相州安陽縣不修士檢醜聲
流聞本路監司將行按發昌衡遽乞尋醫因得
幸免然而內疑指使劉龜年暴揚其事後來陝

西用兵龜年適在秦州夕陽鎮為監押昌衡乃
指名抽差部押糧草欲緣軍興中以危法而泄
其私怒是時龜年懼此因依訴於趙濟遂留而
不遣其事喧騰無不知者臣又聞昌衡執親之
喪寓居南京曾無哀戚之容反為非僻之行有
武人劉振孫者侯其微服出入倡家遂痛毆之
為人所救僅得逃逸及昌衡為陝西轉運副使
振孫又知寧州挾其舊怨勇於報復乃用匿名
之書移振孫為原州都監且匿名文字於法不
當受理而昌衡違法受之振孫事狀甚輕曾無
免所居官之罪借令當移亦無降等之理昌衡
任清刺舉不畏公議一路澄清之寄將何賴焉
臣又聞昌衡治余行之獄輒廢錄問違經亂法
天下以為酷吏然而行之舊游王珪之門昌衡
既於案牘之間隱落其事又密告於王以市私
恩仍與蔡確陰相交結故珪確用事之日浸盜
華要陛下即政之初澄汰姦慝昌衡以死黨
在朝獨免廢放歲月未幾頻易劇任當時士論
固已上譏廊廟下責臺諫今海南之地控制百
蠻推擇帥才尤宜慎重以昌衡之罪惡如彼而

朝廷委付若此臣恐豺狼之性毒烈貪暴必不能為 陛下布宣惠澤鎮安遠民異日生事悔將無及伏望聖慈速降睿旨收還昌衡誤恩別擇良守以式南國豈勝幸甚

第九

右臣近兩曾具狀論列竝昌衡除知廣州不當今日雖聞已有旨揮易守潭州而貼職誤恩尚未追改考之公議咸謂未安湏至開陳上瀆聽覽臣前章所奏昌衡罪惡固已詳悉而情理之尤不堪者莫甚於執親之喪而為非僻之行昔

陳壽居父憂之中使婢和藥當時士論尚且鄙弃豈若昌衡不念顧復之德肆行姦穢之事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今昌衡違犯名教絕滅人理於所厚者其薄如此陛下亦安用之况所貼職名本為南海重寄欲寵其行前命既罷即合追寢兼長沙守臣從來亦無盡帶館職之例使昌衡捨烟瘴之遠得湘潭之便又貼直閣坐制一方天下姦慝何所懲沮惟 陛下留神省察速降睿旨追還昌衡新命別與閑慢差遣庶幾善惡明辨少厲薄俗

第十

右臣近累具論奏路昌衡前後罪狀不堪擢用及已罷廣州當追貼職至今未奉旨揮臣之所言得於公議章累十數遷延五月是非可否終無定論內外疑惑實害政體况潭州守臣自來亦無必帶館職之例豈可因緣差誤輕授小人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明詔執政早令追改使朝廷判別邪正之道信於天下如昌衡輩誠何足惜惟陛下斷之不疑豈勝幸甚

第十一

併論子韶昌衡

右臣近已累收論列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至今未蒙施行議者謂子韶記問該博昌衡吏事強敏其才可用不歆終廢臣竊惑焉朝廷取人固必有道若大節已善或有小疵才難求全理當掄擢傳所謂不以一青掩大德者是也其或素行邪僻大義已虧雖有小才固無足取此少正郊之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所以不能逃孔子之誅也按子韶上罔先帝下欺長貳為臣不忠清議所弃昌衡報親之喪曾無哀戚肆行邪穢絕滅天性為子不孝

典法所誅豈謂斯人反蒙褒進再三惟慮不得其說臣竊謂朝廷差除固有當否言者議論無是非既不以子韶為太常少卿又追還昌衡廣州之命則前日所差為不當臣之言為是矣繼而罷少常者更遷衛尉正卿免南海者依舊貼職以為潭帥則臣之議論孰是孰非朝廷差除孰當孰否數日之間反覆如此傳播天下豈不疑惑昔魏太祖有言曰苟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苟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今昌衡子韶可進之善少可去之惡大黜之有屬於薄俗用之無補於聖時何為遂非憚於追改臣聞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臣雖愚陋敢忘素守惟陛下無恤反汗之嫌自遺養虎之患檢會臣累奏事理早賜旨揮

第十二

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一次論列未蒙施行議者謂君命已行難於反汗臣竊以謂不然國家良法善政天下以為便者大臣當為陛下協守之不可變也至於進退人物間有差失但不吝於改過猶無害於得人

今朝廷政事之可守者徃徃不能固執初議屢有變更以惑亂天下之視聽至於引用姦惡以致人言則反遂非自用不恤公議而徒以不歡反汗為說臣所未諭議者又謂言者好求人過而執政惟用人之才臣亦以為不然古今用人誠難求備要當錄其大而略其細則無弃人矣今子韶之為臣不忠昌衡之為子不孝清議之所共疾典法之所不赦雖區區之所記問吏事有足稱者然而可取之善小可弃之惡大用之有害於名教黜之無損於聖朝而大臣謂之用才亦已過矣臣聞近日除吏之際每患言者彈駁以謂數有追改則恐差除不行臣竊謂朝廷不知其不可而使之則罪在耳目之官苟知其惡而不去則咎將誰執與其用人之後惡臺諫之多言曷若未用之前少加審慎而使人無可言者乎臣非敢以所論未行忿而求勝直欲以天下之公議上達聖聰庶幾退斥姦邪獎進良善為國家開衆正之路立太平之基而已惟陛下察臣之志力主公道罷子韶昌衡之命以為天下臣子之戒

第十三

右臣近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
二次論列未蒙施行臣條奏二人罪狀固已詳
悉皆中外之所共知非敢以疑似難明之事而
妄加之也朝廷取其小才而遺其大惡苟無私
意何以至此臣所以反復論奏不能自屈者特
以聖明在上與天下之公論為可恃尔伏望
陛下力主正道更加詳察以臣所言子韶昌衡
事狀下御史臺体量如皆有實非臣厚誣即乞
特降睿旨疏其罪惡而顯黜之以戒天下之為
臣不忠為子不孝者若有一事稍涉虛妄臣亦
不敢苟避罔上之戮惟祈聖鑒早決是非使枉
直不至於兩存姦慝不容於幸進愚臣願望實
在於此

第十四

右臣昨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共十
三次論列近日雖蒙朝廷以子韶出守滄州而
昌衡之命猶未追改臣既任言責實畏公議累
煩天聽盖非獲已竊謂二廣之地控制百蠻
祖宗以來選委尤重然而嶺南瘴毒人所憚行

故凡命帥恩例特厚或貼以職或進其官悉有
舊章可以推考今昌衡為子不孝為吏酷害附
會王珪蔡確屢與大獄違經亂法天下怨疾得
免廢棄已為厚幸比叨擢用尋致人言既罷五
羊之行猶冒直閣之寵捨烟瘴之遠得湘潭之
便使昌衡自為之計不過如此况因彈劾而所
授反優於前日輕重倒置何所懲勸臣聞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今館職帥權世謂高選若容
邪黨輒爾濫處臣恐朋邪群小以苟得相矜而
正人端士以同受為耻 陛下厲世磨鈍之具

遂為虛名此尤不可以不慎也伏望聖慈檢會
臣累奏事理追寢昌衡過嶺貼職處之散地非
惟使不孝酷害之類無以覲幸誤恩亦足示朝
廷之好惡風化天下

奏乞罷畿內保甲

右臣竊惟 祖宗深鑒五代外重之弊聚天下
之兵寓之畿邑制馭四海如臂使指可謂盡善
矣然而河北河東陝西之地密接戎狄居常宿
師以為戰守之備尚恐兵威未振不足以壯中
國之勢乃籍民丁謂之義勇雖未嘗使冒鋒鏑

蓋資其虛聲以奪敵人之心爾熙寧中

先皇帝欲廣其法於天下始命排之為保甲以習武事 陛下踐祚之初既罷長上教閱止令農隙之月做 祖宗義勇之制專委州縣以次集教平居無事之日俾民服力南畝而又順時講武以張軍聲深得禦外治內之策然臣有所未諭者竊謂自古王畿之民異於郡國所任之事常務輕簡蓋休養其力以重根本也今府界正兵既多固非三路之比而千里之內亦置保甲勞民示弱理有未安雖連歲災傷依例免教而此名尚在終累人心使比屋之間不得坦然為自安之計亦何益也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應畿縣保甲悉令廢罷所貴民力舒緩人情安泰遠近輕重不失國體

論黃廉除起居郎不當事

臣竊惟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它官莫比國朝以來付界尤重搢紳之士一歷茲選必贊書命遂直禁林非器識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贍中外所推者不虛授也臣伏見起居郎黃廉立朝無正直之名涖官有附會之實容

悅側媚善於進取從來清議未嘗與之忽蒙掄擢甚鬱衆望命下之日適會臣辭免誤恩家居待報既未領事不敢奏章遂容斯人乘間叨據方 陛下辨別邪正長育人材之際如庶亡狀實玷清選深慮朝廷業已除授無名罷免伏望聖慈面諭執政假一修撰之職處以使者之任姑俾宣力於外以杜姦邪幸進之漸惟冀特留聖慮早賜旨揮取進止

論陝西鹽鈔鐵錢之弊

臣伏見陝西鹽鈔鐵錢之弊莫甚今日向者鹽鈔沿邊及近裏州軍轉賣至京隨處價直增損不過三五百文是致鹽貨通行商賈獲利今則關陝每鈔一席價錢僅及十千絕至西京所賣不及六貫或就解池請鹽一席脚乘之費通約一十二千搬至西京止賣七貫已上鹽鈔與搬鹽所折皆十分之四五此鹽鈔之弊也舊制大鐵錢之法每一文當小銅錢二文今則用鐵錢一貫五六百文換易銅錢一貫往往乘時尚或增長此鐵錢之弊也二者弊源皆在官司自來贏餘以補支計不詳法度與民爭利且鈔法本

欲沿邊召人入中錢物給鈔支鹽以實邊備隨處或賤或貴客人趁時往來販易公私兩獲其利今則官司自契勘價賤州軍收買却於價高處出賣是以商賈不行有無不通陝右素無出產道路附帶錢物之人惟用鹽鈔故不免競添高價收買此鹽鈔與民爭利也鐵錢銅錢舊日相兼一等行用更無輕重之別止自近歲以來陝西官司計較鼓鑄鐵錢獲利稍厚諸處錢監罷鑄銅錢是以民間稍稍難得或須用銅錢出入即以鐵錢加息一分換易近日官司又今應

係支給請俸及買賣等只支一色鐵錢依民間分數加息出換公私相競漸次添價始自一分今至六七分矣此銅錢與民爭利也陝西鹽鈔鐵錢之法素號經久之利而今日之弊至於如此况陝右京西二路疆境相接每於界首計其米麥金帛之價僅爭一倍皆以此也久而不革為害浸深權特之宜在所損益為今之計惟使陝西官司罷買鹽鈔止令民間販易其解州鹽池支給鹽貨並用熙寧以前舊法仍將諸司見在椿管銅錢盡數兌換轉運司自今後應係

盡言集卷第八終
支用並依舊日衆同鐵錢中半支給其官中加
息換易銅錢亦行禁止諸州錢監舊鑄銅錢去
處亦令興復如此則鹽鈔與鐵錢之法必行商
旅復通公私共利亦理財裕民之道也伏望聖
慈詳酌特賜旨揮施行取進止

盡言集卷第八終

盡言集卷第九

論蔡確作詩譏訛事

右臣伏見知漢陽軍朝散郎吳處厚繳進蔡確
知安州日所製車蓋亭詩十篇多涉譏訛而二
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臣按確得性陰
險立朝姦邪象恭滔天有共工之惡言辨行偽
挾少邠之才遭遇幸會致位宰席不能正身率
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交結群小公納賄賂
盜用官物不知紀極閨門之內奉養豪侈飲食
蔽色衣服器玩肆為奢僭制踰王公是時碩為

軍器少監俸入有限而用度如此確實同居豈
不知其所來乎朝廷既不窮治又貸其弟之死
止以失教為名黜守安陸天下公議謂罰不能
當其罪固宜痛自懲艾圖報大恩而乃不自循
省輒懷怨望借唐為喻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
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為悖逆確自謂齒髮方
盛足以有為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徼幸復用摠
泄禍心跋扈懷梁冀之姦睥睨蓄魏其之志此
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 陛下察其情理斷以
至公出處厚之奏付之有司特行按治明示其
罪以謝天下

第二

右臣近以知漢陽軍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
日所製車蓋亭詩怨謗君親情理切害遂具論
列乞正其罪未覩旨揮施行臣聞確之朋黨太
半在朝造播巧言多方救解且謂處厚事非干
已輒尔剡奏近於刻薄此風浸長恐開告訐之
路臣竊以為過矣西漢酈寄天下謂之賣友然
而摧呂祿以安社稷前史謂誼存君親不以為
貶確之罪惡固已貫盈不自省循肆為訕斥人

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處厚外官雖無言責見確悖逆不道發於忠憤名則出位情實愛君取捨重輕未為無理惟陛下勿恤浮議早正典刑使大姦無幸免之門朝廷無異日之患天下幸甚

第三

此一章與梁燾吳安詩同言

右臣等早來臣燾臣安詩延和殿進對具陳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曾上稟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宣諭淮鄉等及劉安世外它人別無章疏臣等竊伏思念國家設御史本欲肅正

綱紀糾察百僚雖小犯朝廷之儀猶俾彈治今來蔡確悖逆不道指斥乘輿而御史臺職在按舉曾無一言挾邪不忠黨惡無憚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等前章固嘗以確之朋黨大半在朝慮其造播巧言多方營救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慮姦黨變亂公議別有奏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竊謂古人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豈有目覩姦豪陵蔑朝廷謗訕君上乃欲置而不問苟非今日確之事發則其黨與未易彰敗臣等尚慮御史臺知臣已有論奏

備禮一言以塞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姦狀益更明白伏望 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確事畢明正其罪特行竄逐庶使邪正有辨不敗國事

第四

右臣近以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尋具論奏乞正其罪雖已聞降旨揮下安州取索元本及令確開具因依至今未見回報臣聞上自執政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百端營救齊奮死力若使邪說得行搖動正論則朝廷之事極

有可憂此臣所以夙夜寒心而過為 陛下之計臣竊觀 二聖臨御以來日新聖政蔡確之徒不得逞其姦志陰懷怨望窺伺頗急然而深情厚貌未嘗形見今乃無故作為此詩臣恐祖宗神靈天地眷祐疾惡貫盈而以此機授陛下也臣伏見李常盛陶居風憲之地目覩蔡確無禮於君親而依違觀望曾不糾劾及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又是非交錯皆無定論翟思已下仍更不見章疏御史如此綱紀何賴焉彭汝礪在侍從論思之列不以疾惡為

心反用開告訐之跡為解其餘進說之人臣雖不能知其名氏然其所主之論計與汝礪不甚異也臣竊謂李常等居可言之地而不言雖言而陰持兩端彭汝礪等不任言責輒敢進疏宜有高遠之慮出於世俗之表而義存君親者反責其告訐悖逆不道者欲置而不問夫告訐之不可長則是矣至於睥睨兩宮包藏禍心者乃為可長乎朋邪罔上孰甚於此若非確之事發則群小比周無由彰敗惟望聖心先定勿疑流言誅鋤奸慝決行威斷庶幾朝綱振舉邪正明

辨天下幸甚

第五

右臣近已四具狀論列蔡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乞付有司按治其罪 陛下聖德寬厚體貌大臣不欲輕信人言遽行竄殛遂降睿旨令確開具因依及下安州取索元本近日竊聞確及安州皆有回奏訛上之迹盡如臣章雖文過飾非妄意幸免而情狀明著可以無疑臣聞確昨移南陽既離安陸復遣親吏取去詩碑洗滌刮磨靡有存者使確詩意別無詆斥錐刻之金石

固可自信惟其內懷缺望志在謗訕有慊於心
懼復流播故令毀撤欲以滅口推此言之則確
之罪惡何可掩也伏望 陛下特徇公議毋恤
浮言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其御史臺官吏並不
糾劾及伺候朝廷已行遣後雖有言者亦持兩
端并自餘臣僚進說營救皆確朋黨不顧君親
苟尚蕪容必為後患伏乞聲言其罪重行貶黜
庶分邪正以肅中外

第六

此一章與
梁燾同言

臣等近以蔡確怨望作詩無人臣敬順之禮累

曾奏論乞正典刑朝廷旨揮下確開具仍令安
州知州取索確詩元本竊聞安州取索與確開
具皆已奏到確之開具本無所用徒為遷延行
遣令確知其事因從容造說交通求救詞皆虛
妄必不可信今安州根究得確詩元書在粉板
後來削去墨跡其板見在書之真狀已著削去
其罪轉明更使確巧詐辦給此亦不能文也詩
板是明白已驗之跡便可為據開具乃委曲苟
免之詞不足為憑罪在不赦合寘誅竄恭以
太皇太后以 先帝遺詔用故事請權同聽政

當日確備位次相親見本末豈不知此事不是
太皇太后本意蓋為 皇帝年在冲妙以保護
聖躬為切事不得已乃從權宜竊以前日遭值
先帝大變之際設或不依本朝典禮上尊兩宮
則宗社大計將如何哉觀確之意以為不然蓋
竊幸 皇帝雷於春秋欲以大臣專權自作威
福包藏禍心深不可測此不可不誅也大臣之
義當歸美報上喜以福祿壽考稱誦其君確不
能庶幾於此乃引竭海變田之事肆為怨讟密
懷大惡之志發為不祥之語此不可不誅也賞

刑者人主之權也 祖宗所以行威福而公天
下服人心傳之子孫為萬世法也兩宮亦不得
而私之矣如確之罪天下所共怒天下所共棄
與天下共怒共棄之者在 皇帝陛下與大臣
也 陛下崇養聖德未專明斷所與議者在大
臣如少欲寬確則天下疑而不服傷 陛下之
聖孝矣大臣者敢為開陳未減則是朋姦養交
面諛不忠視確之罪無所重輕必不見容於天
下矣臣等願盡行公議無屈 祖宗之法以失
威柄威柄一失則姦邪強鷲無所忌憚後時有

不可制之悔於此不得不慎以防微杜漸也伏望聖慈以其事下有司議正其罪為今日戒為後世訓取進止

第七 此一章與梁燾同言

狴名例律十惡六曰大不恭注謂指斥乘輿情

理切害者

狴職制律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

狴名例律議請減贖章犯十惡者不用此律

一宰相丁謂貶崖州司戶參軍

一前樞密副使孫沔貶節度副使宿州安置

一前參知政事呂惠卿貶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右臣等早來延和殿伏蒙宣諭令具行遣比附

條例密奏臣等略具合用律法及責降大臣故

事備錄如右臣等竊謂三人之間丁謂之責最

重然其所犯亦非蔡確之比伏乞聖明更賜參

酌

第八

右臣昨日延和殿進對嘗論彭汝礪營救蔡確

事伏蒙宣諭以謂卿等錯會汝礪所言與卿等

一般者臣雖已具汝礪朋附之實面奏其畧尚

恐陛下未知群邪交結之詳緣此事正繫是非邪正之機不可不察湏至辨析上煩聖聽臣伏見彭汝礪與曾肇同為中書舍人公然結黨范純仁既是本省官長日得相見朝廷密命無不關預而又汝礪親弟娶李常之姨女廟堂之論悉使傳播故御史臺表裏通同殊無公道窺伺執政之意旋立議論純仁所欲雖違法害義無敢糾駁稍異已者則必承望風指連章繩治皆有實迹未敢盡舉姑以蔡確之一事試為陛下陳之向者吳處厚繳進確詩其徒大懼巧

言救解情態萬狀純仁備位宰相見確無禮於君親不以疾惡為心乃諭汝礪及曾肇以為告訐之風漸不可長汝礪等既聞其語即時傳報李常是以御史臺依違觀望不復按劾及見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備禮一言而汝礪輒奮強狠妄進邪說雖其大槩不敢主確然而深意全罪處厚臣竊謂以確詩為可罪邪則自有臺諫官論列若以確詩為不足治邪則臣等豈敢違犯公議輒形誣奏進退之間皆不預中書舍人之事今汝礪出位進疏惟以長告訐為說至於睥

晚兩宮悖逆不道則欲置而不問是汝礪貪與
蔡確為地而不顧君親之大倫僭亂之基漸此
乃朋姦罔上徇私立黨而 陛下謂之與臣言
一般竊恐聖心未之察也臣聞汝礪與曾肇同
受純仁之指而肇陰險姦賊不肯自發故使汝
礪先次進言繼聞臣等極力攻擊 陛下已賜
聽納遂不復言然而交構之迹搢紳無不知者
獨其黨人為之諱耳願 陛下以臣之論詳覽
汝礪之疏則姦人之情狀必不能逃於聖明之
鑒臣伺候斷遣蔡確了日當節次具狀劾奏姦

黨乞行竄逐惟 陛下乘不可失之機特行英
斷使邪正分別朝廷清明臣雖殞首亦無所恨

第九

此章與梁燾
吳安詩同言

右臣等竊聞蔡確已有責命舍人彭汝礪封還
詞頭不肯草制者臣等竊謂確之罪惡本天下
之所共疾不容更有異議汝礪居侍從論思之
列不以君親為念沮格詔旨奮力營救臣等前
日進對之際固已言其朋黨之狀觀今日之舉
可驗有實伏望 陛下誅其姦意重行貶黜庶
分邪正以肅中外

貼黃

臣等伏見治平中命王疇為樞密副使是時錢公輔當制繳還詞頭朝廷以為不當遂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今來蔡確責命與王疇事理不同汝礪挾姦不肯草詞伏望詳酌重賜施行仍乞速降旨揮免致惑亂衆聽

第十

右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為光祿卿分司南京者臣按確嘗位宰相輔政亡狀第碩賍汚罪惡貫

盈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

陛下既不窮治

又貸碩死仍免決配惟令編管確以失教為名止從薄責朝廷之恩亦已極矣而確不知圖報猶懷怨望作為詩什輒敢謗訕罪狀顯著法所不赦陛下以天地父母之德不忍加誅俾全要領已出再生之賜謂宜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而尚玷鄉列仍居善地中外之論皆謂失刑臣嘗以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祖宗所以公天下而立之聖子神孫亦必以至公守之不可失也伏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躬恩德隆厚而

確悖逆不道妄有詆斥人神之所共怒覆載之所不容今來責命太輕未厭輿議非惟失祖宗立法之意亦恐傷陛下孝治之風伏望聖明更加詳慮早行竄殛以慰人望

第十一

右臣近以蔡確責命太輕嘗具論列今已累日未奉旨揮臣伏見確之朋黨太半在朝大臣之間亦有陰懷向背假託義理巧進邪說協力營救者雖聖心先定必不為流言之所惑而後命淹留未快公議再煩天聽仰冀採納臣聞自古

亂臣賊子之為害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良由上下怠忽辦之不早日復一日養成禍胎是以先王禮制雖齒路馬與蹇其芻者莫不有誅非芻為可貴而馬不可齒蓋君臣上下之分所當致嚴而將折天下姦雄桀驁之氣於未然之前也今確無禮於君親非可宥之過雖悖逆不道自取罪矣亦朝廷威令不行政尚姑息容養確輩使至於此而輔弼大臣猶為救解欲望朝廷尊嚴朋邪斂迹何可得也願陛下深察姦黨慎無輕聽早行四凶之竄以慰天下之望

第十二

右臣今月二十四日延和殿進對嘗論蔡確朋黨事雖粗陳大槩而臣內有誠懇未能盡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惟陛下無憚煩而詳覽焉臣聞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元豐之末相與交結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倡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徃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公然朋比傍若無人以至先帝厭代聖上嗣統四人者以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無敢與辨及司馬光被用姦人

懼其為已之害乃使惇於上前極口詆毀

陛下以惇無人臣之禮逐之於外確又以弟頌賊汚事發亦罷宰相履恕坐事相繼外補既而惇在蘇州肆為不法強以賤價奪民之產確在安州不自循省作為詩什謗訕君親臣竊謂惇確所以桀驁狼戾無所畏憚者蓋四人從來更相稱譽自謂社稷之臣心有所惇故敢如此若不早為辨正以解天下之惑臣恐異日必為朝廷之患臣迹雖踈遠不知先帝傳位之詳然搢紳士大夫間亦嘗講聞其略今試條析為

陸下言之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
皇帝出見群臣都下誼傳以為盛事明年三月
神考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
一也自先帝違豫岐嘉二王日詣寢殿候問
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
還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
祐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
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為神考祈福手書佛經
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誕告
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

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功二王
即日遷就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
明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臣之所聞大略如
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
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臣雖
愚陋心常疾之近司馬康赴闕邢恕邀至河陽
燕語之次稱贊確等不已探其微意數皆捍闔
蓋欲康來京師傳達在位陰與確等謀為復用
之計朋黨害正一至於此臣竊謂惇確用事十
年小人黨與內外結固造作姦言欺惑愚衆臣

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則
確輩萬死何補於事伏望 陛下起福於無形
防患於未兆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
親見策立今上事迹作為金滕之書藏之禁中
又以其事之本末著之實錄然後明正四凶之
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以貶竄外所有章惇黃
履邢恕欲乞並行廢斥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
貴姦豪弭息它日無患惟 陛下取臣千慮之
得少賜畱聽不勝幸甚

論魯肇知鄧州不當事

臣竊聞朝廷除魯肇知鄧州兼西京南路安撫
使按肇資稟姦回趣向頗僻昨來蔡確謗訕君
親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倡為邪說惑亂衆
聽以至押闔執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確者
靡所不為上賴聖明得正刑典肇不自安遂乞
外補 陛下敦尚寬厚貸而不誅猶假從官出
守近郡搢紳之論固已不平到穎半年遷易帥
路非惟無以示好惡於天下亦恐氣燄凶暴小
人寢長伏望聖慈審度事理收還新命以允公
議取進止

論樞密院闕官事

右臣竊惟國朝以來初革五代之弊用宰相以主文事則建叅知政事以為之貳命樞密使掌武備則設副使簽書以為之佐雖員數名品時或不同而文武二柄未嘗專付於一人也今安燾以母憂去職本兵之地惟有趙瞻竊聞又以私故見在式假方西戎納款南蠻入寇邊防兵略正務講求差之毫釐遂失機會所繫至重恐不可全然闕官臣伏見英宗朝亦嘗命宰相韓琦兼樞密院事國史具載最為近例若陛下慎擇人才未欲輕授伏乞且依故事命大臣兼領所貴緩急不誤大計

論畿內買草事

右臣伏見熙寧以前左右騎驥院及天駟牧養等十坊監馬數蕃息每至冬月並還廐下芻秣之費極為浩瀚常賦所入既不能給故於畿內十七縣市草五百萬束為之体量而買蓋立法之意本令相度逐歲之豐凶而制拋降之多寡未嘗諸縣為一定額也其後坊監併廢國馬浸少拘文之吏因循不言前日畿邑之草依舊收

買雖係災傷無敢放免而又不支見錢以布准折官定布直既已甚高及其估草則反太賤比之市價不能及半或遇水旱之災民間無草即每束止令輸錢又比折布往往倍費是於二稅及諸色差科之外加此一重無名之賦也臣聞諸縣帑庫甚有民間納到草錢推此言之足見坊監馬食有餘可以裁損欲望聖慈明敕主者今後每歲契勘國馬的確合用之草約常賦所入尚或不足方許量加寬剩拋降委提點司體量逐縣之豐凶隨其分數依時和買若大段荒歉全無收穫即並與免放不使納錢庶幾民力稍寬均被聖澤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

臣伏見朝廷除時孝孫充梓州路轉運判官按孝孫資稟傾邪巧於仕進昔王安石曾布鄧綰變法之際曲意附會遂薦充司農寺屬官推行新法於河北吏民苦之視若鷹犬其後蔡確用事傾心交結又得御史臺主簿及何正臣鞠瀘南之獄舉以自隨便正臣罔欺先朝肆行酷烈孝孫贊助其力居多獄決還朝擢使一道元祐

之初罷諸路提舉官隨例得郡搢紳之議固已
不平今正臣旣行黜責而孝孫尚冒監司陟降
頓殊公議未允伏望聖慈考其素履灼見姦狀
追還新命以折群枉取進止

論周種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

右臣伏見鄆州教授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
石配享 神宗皇帝廟廷中外誼傳頗駭群聽
臣聞天聖中錢惟演嘗請以 莊獻明肅太后
莊懿太后並配 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是時御
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遂落平章事罷歸本

鎮臣竊謂惟演位兼將相言之未為太過而責
之如此之重者所以 嚴宗廟也今種以踈遠
微賤之臣懷姦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
禮使安石功德茂著實可從享在種之分猶不
當言而况輔政累年曾無善狀殘民蠹國流弊
至今安可侑食清廟傳之萬世如種狂僭豈宜
輕貸伏望 陛下以春秋之法誅其始意重行
竄殛以明好惡



